

那缕穿过青春  
的电波

□陈金裕

风声，雨声，广播声，声声悦耳；家事，国事，天下事，事事皆知。于我而言，缕缕广播电波，贯穿了我的青春岁月，让年少时光鲜活而滚烫，扎根在我记忆深处的，是老式收音机里沙沙作响的电波。它像一缕无形的丝线，将年少的我与广阔世界紧紧相连，成为我青春里最安稳的精神归处。

象山人民广播站，是我整个少年时代最忠实的伙伴。在娱乐匮乏的年少岁月里，漫长的课余时间，几乎都被这一方小小的广播所填满。书本翻卷、课业落幕之后，电波的声响便是我生活里最温柔的底色。我始终笃定地做着它的忠实听友，年少的纯粹最是可贵，我毫无保留地向这台机器交付真心，那些无处诉说的少年心事，都顺着电波，融进了象山的海风与夜色里。

《星期天大篷车》是我每周最期盼的节目。顾名思义，它像一辆满载美好与欢喜的篷车，跨越山海奔赴而来。每到周日，我总会早早调好频率，不愿错过分毫内容。主持人的语调亲切自然，如同邻里亲朋闲谈，播报的皆是象山街头巷尾的烟火日常：村落花开、道路修缮、市井趣事，平凡琐碎却治愈人心。那时的快乐既简单又纯粹，足以治愈平淡岁月。我至今记得一个温润的午后，节目里播放着《外婆的澎湖湾》，我轻声跟唱，身旁剥毛豆的外婆笑着打趣，说壮阔的象山湾远比歌词里的景致更动人。祖孙二人的笑语，伴着悠扬歌声定格成温柔的瞬间，经年回望，依旧满心暖意。

65722744，这串熟悉的号码，时隔多年我依旧能脱口而出。当年的服务台、爱心点歌台，承载了我无数的少年热忱。无数个闲暇时刻，我拨通这串号码，不为琐事求助，只为感受电波那头的温柔回响。从未谋面的接线工作人员，声音温润有温度，如同冬日暖茶，熨帖人心。我曾为同窗点歌，也曾帮乡里老人问询琐事，每一次电话接通的心跳和悸动，都源于一份真切的被倾听、被珍视的感动。

如果说日间的广播是烟火治愈，那《丹山夜话》便是深夜的温柔救赎。节目以象山丹山为名，白昼喧闹落幕，深夜的电波却灯火长

明。节目总是在夜深时分开播，主持人语调舒缓绵长，如同石浦港的潮汐，起落温柔、不急不躁。那些家长里短、人生百味的故事，在静谧夜色里，都有了沉甸甸的温度。我曾听过一位出海渔民的来信，数月远洋、归期未定，满心皆是对家中幼女的思念。主持人轻声诵读，语调温柔动容。那一刻我骤然懂得，广播从来不是单向的播报，而是无数陌生人的双向共情，孤独心事在电波共鸣中被轻轻抚平。

《阳光热线》则让我读懂了广播的力量与担当。这档舆论监督节目敢于直面民生难题，坚守人间公道，道路破损、污染扰民、民生纠纷，一通热线便能让民意被听见、被落实。最让我动容的一期节目，主持人倾力为渔民追回被拖欠的卖鱼钱，年迈渔民的激动哽咽，工作人员掷地有声的承诺，让我真切明白，温柔的电波亦有风骨与力量。轻飘飘的话语，亦可承载人间正义，扎根民心、温暖四方。

受广播熏陶，年少的我开始执笔书写生活。校园趣事、乡里温情、生活感悟，我一笔一划认真撰写，满怀期许地寄往电台。无数个日夜守候在收音机前，当自己的名字、稚嫩的文字顺着电波流淌而出时，满心的震撼与欢喜无以言表。后来，我有幸获评年度积极通讯员，那张薄薄的奖状，于我而言重逾千金。数次搬家妥善珍藏，只因它见证了我的少年热爱，让我真切成为了象山电波的一缕微光。

最难忘的是我有幸客串《丹山夜话》主播。在张丽老师的邀请下，我端坐直播间，手握话筒，满心忐忑却在信号灯亮起的瞬间归于平静。昏黄的灯光、耳畔的原声、静谧的直播间，让我读懂了广播的真谛：无论是播报者还是倾听者，都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温柔联结。走出电台时夜色深沉、星光璀璨，那晚的风与星光，成为我青春里最珍贵的记忆。

三十余年倏忽而过，山海依旧，电波未凉。如今偶然听见熟悉的广播声，依旧心头一颤，跨越岁月的重逢，温柔又治愈。夜深人静，我时常打开手机，聆听象山广播的在线直播，些许细碎的杂音，复刻着年少时光的沙沙声响，满是温情与怀念。



AI生成图

## 喜爱小人书的童年

□马云才



AI生成图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经常光顾丹城西街的一家小人书店。

这家小人书店，店面不大，只有10平方米左右。店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长得瘦瘦高高的，脸盘看上去挺秀气。该店坐北朝南，东墙和西墙因年久失修，泥灰剥落。店内最显眼的是墙上钉了几条铁丝，铁丝上挂满了用剪刀剪下来、并且用糨糊粘上去的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封皮，而且还用毛笔写了编号。你若看中哪本书，只要指指封皮，店主会根据编号，立马从木箱子里抽出你要看的小人书，速度之快，令人咋舌。小人书从不外借，只能现看现收费，薄的书一分钱，厚的书二分钱。这个价格，小读者都能接受。如果看得多了，店主还会采取奖励的办法，随便抽出一本免费供你阅读。小人书店常常客满为患，靠墙的竹椅、木凳上，坐满了和我一样大小的小读者。有时候实在没有位子了，便都坐到店对面的街坊屋檐下或者台阶上。然而，尽管小读者众多，除了翻书的声音，屋内出奇安静，因为我们捧起小人书，大都立马沉醉于阅读的酣畅之中了。

我是这家店的“铁杆读者”，隔三岔五往店里跑。我用来看小人书的钱，并不是大人给我的零用钱。那时候家里穷，糊口的钱都不够了，兜里哪里来的零用钱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我是做了拾破烂王的，到大街小巷的旮旯角儿，拾了一些牙膏壳、马粪纸、破铜烂铁什么的，拿到收购站去换来一些零碎钱。凭着这些钱，去看小人书绰绰有余的了。

那时候，我念小学二年级，小人书的字，一半认识，一半还不认识，但我半认半猜看完以后大概能够理解故事脉络。什么武松景阳岗打虎啦，什么孔明草船借箭啦，什么岳飞大战朱仙镇啦，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宫啦，什

么贾宝玉娶不到林妹妹，循入空门啦……我一手支颐，一手捧书，看得像着了魔似的，一股涎水不知不觉从口角里流了下来。

有一次，也许是我小人书看得多了，店主高了兴，遂采取奖励的办法，从书箱里随便抽出一本让我免费阅读，我却说这本书我看过了。这本呢？他又抽出了一本。我又说看过了。这本呢？我又说看过了……他抽了十来本书，我都说看过了。他显得不耐烦了，我也有点急躁，感到不好意思。最后他抽出一本《夏伯阳》，我才说没有看过。于是捧起小人书，坐下来先睹为快。从这件小事，可以窥见我当时的阅读量非同一般。

但是好景不长。那天我到收购站卖了一斤多的黄铜，那是我从电厂倒出来的垃圾里捡到的，我得了几毛钱，高兴得要命，又蹦又跳去逛逛小人书店。谁知，店里却关着排门板，一扇小门上挂着一把铁锁。我扒在门缝上往里张望，屋内黑漆漆的，不见一丝光亮。我只得扫兴而归。

第二天，第三天……又过了十天半月，每次去我都扑了个空，小人书店依然“铁将军”把门。店主到哪儿去了呢？我好生纳闷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夜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书店又开张了，那个瘦瘦高高的年轻店主笑盈盈地和我打招呼，他递给了我一本小人书，并且说，店开了好久了，亦等你很久了，你却今天才来……梦醒了，天亮了，我又兴高采烈地去光顾小人书店。谁知所谓的美梦欺骗了我，小人书店压根儿没有开张。

也许是特殊的年代关系吧，不知什么原因，那个小人书店关门了。那个年轻的店主呢，听说进了一家工厂，做了个打铁匠，每天“叮叮当当”运斤成风。一串串火星，像蹦跳着的无数个精灵，围绕着他自己的灵魂盘旋起舞。